

原刊景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圖

第40卷



威音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威音

第五十三期

威音第五十三期目錄

論說

介紹兩段歐洲人的佛教言論

釋經

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述要（續）

專著

教海觀瀾錄（續）

演壇

何謂二諦

新聞

國內之部
國外之部

論說

介紹兩段歐洲人的佛教言論

自從那位照空大師和那一行來華歐洲佛徒發表了一封致中國人士書以後 我知道這篇文章大部份出于偏鋒的描寫 一定要引起許多人的誤認而變成毒藥 曾經在敝刊第五十一期上稍微發揮了我的一點意見 以正告于國人 關於我們本身上所當警悟危懼的地方 大概已經吐露了 却不料到了昨天 我在一處宴會裏面聽到了兩段言論 也是從這一封書上面發生的幾種誤認 却是我前次所沒有說到的另一方面 雖然比較我們本身上這一方面的關係要覺得輕些 但對於一般未入佛者信仰的引發 和一般已入佛者宏願的期成 都不免橫生阻撓 令人退墮 這實在也不是一個小問題 我們也須得將他矯正一下 于今我且先將這兩段言論

約略的追述出來

在那宴會中間 因爲有人提起了這一封書 便有一位少年的學者侃侃而談道「這一封書 乃是佛教徒的一面之詞 所以對於歐洲現代的文明加以嚴酷的抨擊 其實現代的文明雖然還有不少的缺點 可是他究竟是數千年來人類智識上一種最新的進步 舉凡一切學術的卓越 一切思想的發達 一切物質享受的優異 一切科學應用的神妙 實在應當說是初開的一朵從古未有的智識之花 居于目前人類智識的頂點 只不過未來的進步還是沒有限量罷了 何嘗就像這一封書所說只有空虛姦惡呢 況且根據這一封書也可以反證這陳腐的佛教不容于現代的文明 那一行忠實至誠之男女 竟因宏傳佛教而致在廣大的歐洲境內無地托足 竟因宏傳佛教而致在衆多的歐洲人中無人同情 其結果祇得狼狽東來 託命于殘破老朽的中國而乞援于思想落後的中國人 這些不都是他們自己的實供麼 說起來 這佛教也就可憐極了 若是佛教果尚有用於現今之世 我想也不致有這樣的現象

因此之故 我雖不願意貿然抨擊佛教 可是我要勸勸今日的國人還宜于將這一件似乎還有價值的古董暫時收藏于古物保存所裏面 等到救亡有暇 再行研究罷」

那時旁邊有一位老居士聽了 便輕輕地向我歎道「于今這個末法時代 真是難于起信了 我們這一般少數的佛徒 雖然相信佛教便是救亡的重要法寶 同時

還是救全世界人類的重要法寶 無奈全世界人類大都沉酣于物質文明的幻夢之中

大都不容易醒悟 尤其是那物質文明最盛的歐洲人 最是難于回頭 幾幾乎與

佛法無緣 有些風馬牛不相及 我們雖然大聲疾呼以至于力竭聲嘶 結果或祇得

到一般人認為是一件似乎還有價值的古董 以供那閒居無俚的玩賞 並且像這樣

的結果 也就要算是功不唐捐了 若是講到那不幸的時候 或者還要等于秋風之

過馬耳 或者還要引起一種排斥的反響 試看那一行來華的歐洲佛徒 他們都是

值得贊歎的雞羣之鶴 一方既能抱着忠實至誠的精神 一方又能具着不避艱苦的

勇氣 毅然遵從覺路 皈依聖教 而不惜與惡劣的環境搏鬥 以至于不見容于歐

洲 跋涉重洋而來中國 他們宏揚佛教的努力 也實在足以令人驚歎了 然而他們所得的結果 不僅是等于零 簡直是得了一種大大的反響 我們只看了他們所發表的這一封書 悲憤之情 溢于言表 也就不能不爲之寒心呢 依此看來 或者這一件古董終于會收藏于古物保存所裏面也未可知 這一句話 我不是忘失了我的本願 只因現今的世界上 歐洲人的勢力最大 而我們中國 又多崇拜歐洲文明的人 于今佛教既不能見容于歐洲 那我們想以佛教救世界的本願便沒有成就的希望 歐洲人既不相信佛教 中國自然也就有許多人不肯相信 那我們想以佛教救中國的本願便也沒有成就的希望 想到這裏 不由我不流涕太息 這個末法時代大概是沒有很多的辦法 欲報佛恩 正未知何日呢』

我當時聽了這兩段言論 知道他們都是由那來華歐洲佛徒偏鋒描寫的一封信而起的誤認 便一面加以辨駁一面加以安慰 經過了一次很大的努力 總算把這兩種錯誤的觀念都打破了 最後我還允許替他們搜集一些歐洲人的言論以資證明

後來我回到家裏從事搜集 開首便在近來世界新聞社惠寄的譯稿中間 得到了兩段歐洲人的佛教言論 其中除了證明他們兩種誤認之外 還可以看出許多歐洲人關於佛教的思想 如歐洲人以八聖道總括佛法 歐洲人不重宗教的規章儀式而重在本性的研究 歐洲人以實行脩定爲學佛的下手方法 歐洲人有由佛像之美術而信仰佛教者 歐洲人已由小乘佛教而傾向大乘佛教 歐洲人對於日本佛教之關係 歐洲人亦漸重視真言宗等等 都是值得我們注意之點 因此之故 我敬謹將這兩段歐洲人的言論介紹于一般讀者

(甲)亨福萊司氏之演詞

世界新聞社(八月二日稿)譯英國佛教雜誌云 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 卽陰歷四月十五日 月圓之夜 八時 倫敦佛教徒集會于愛色克斯堂 紀念釋迦牟尼佛之誕生成道及涅槃 由倫敦佛教教會會長亨福萊司氏主席 亨氏及其他佛教徒多人相繼演說 茲記亨氏之演詞如左

『今晚我們舉行威薩克 Wesak 節 以紀念釋迦文佛的誕生成道及涅槃
我對於佛的教義 今晚無暇爲之闡揚 但在佛教創立後數千年以來 他
的教義已傳播到文明世界之一大部分 迨到今日 人類三分之一已接受
其教義 卽「佛法」是 並勉圖遵行其道 卽「八聖道」是

此等教義傳布到歐洲 是勢不能免 因此引起東方西方間之一種必要的
比較 兩方各有所長 彼等的理想是互相輔助而非互相敵對的 東方較
爲精神的及向內的 西方較爲物質的及向外的 而佛的「中道」在于他們
的中間 他們都太過頭了 東方偏于主觀的怠惰 西方又偏于物質的客
觀 致喪失與「真」的接觸 吾人于每一平面上 皆殫精竭力于外表 吾
人注重于物質軀體的要求 而認之爲「我」 吾人奮其精力 求快速 求
外觀光耀 求熱鬧 而對於內心 反于自身之外尋求興味及慰安 甚至
在宗教上亦全然是向外馳求 結果我國（指英國）所殘存的宗教 祇有他

他有一種宗教的存心（國英哲）國英哲求驅外向是然至亦上發宗在
 人動作而我旁觀或他人說話而我旁聽而已此種現象使精神的糧食
 之積餉愈加迫切但時至今日潮流已在轉向西方開始覺悟一度由向
 外轉為向內的需要吾人必須返歸到已經長久失的一中心一重因為我們
 既與此生活的源泉失却接觸則祇有徬徨于歧途耳吾人尚在企圖從打
 破可愛東西而求美麗從簽訂種種紙上空談而求和平及從僅僅考究形
 式而求生活然而真一決非能從一種外表的分析而見得各方面時機已到
 來吾人必須再度企圖與「真」的源頭成立接觸
 我們今日對於外表的世界如對於地空氣海言一語所得的認識已
 經很多很多而對於我人的心有何等的研究乎心理學者自命以研究
 心為任務然彼等的研究在可謂圖之豐盈無窮而不就可以覺得「真」的
 難之固地即自謂的「功」之內加以研究要知祇有在此方面內吾人
 能覺得現象背後之法則即「生活之法則」的一種了解若徒用物質科學的

論說 介紹兩段歐洲人的佛教言論

七

方法採集一切事實 而不探究他們的真意義 終是徒勞無功的

遲早西方終須由研學而遵從佛的教訓 並企圖每一人由奮勉精勤而得到自己的救 在此項工作上 我們佛教徒是顯然應該立在指導的地位

現代生活的一種現象 是太過注重小己 而整個的國家可以像綿羊一般的被用種種方法領導着 那所用的方法是標語 虛偽的理想 報紙的吶喊 或任何高聲大叫以吸引注意之語音 可是吾人對於小己 固然不可不注重 每一個人必須從自己的內心以尋求光明的 然而在全體的幸福之條件下 個人的理智及志願雖不可遷就 而個人的利益則不可不犧牲 此種抑己利他的方法固然不易實行 但確是吾人一個必要及最後的目的

吾人若必要標語者 那標語應該是一回返到宗教 但我此處所說之宗教 不是指注重規章儀式等教人盲信的宗教 乃是教人研究人之性宇宙之

性及全體與部分間的關係之宗教也 此項綜合的宗教觀 並不敵對任何
其他理想 如審美學哲學科學等 反之 實是將此等理想融冶于一爐
但對於現代的生活方法確是敵對的 因為吾人今日對於一切價值的估計
被他完全推翻了 今後吾人必須轉變觀念 勿再注重比較不甚重要之
事物 而應注重比較無限重要之事物 換言之 勿再注重生活之外表事
實 而應注重內心的精神德用 此精神德用即使吾人今日得此人身者
吾人既在世為人 應加以研究而適用之

研究及應用 需要一種預備 此乃現代生活上所不易得到者 即少許時
間是 此少許時間 用以靜坐 用以默思 用以勉圖了解 申言之 用
以尋求內心之深寂 即人人心靈中固有之一境 吾人必須有時退入此種
寂境 就此境中勉圖不但了解事實 並了解法則 不但了解知識 並了
解智慧 總之 了解不斷的生命之流及此不斷變遷的小己之我與整個的

大我之間之關係 吾人在此寂境 始能得到「不可思議的平和」而探索之力決不致虛費 吾人將因此創獲一新園地 爲西方旅行人所從未到過者 此園地廣漠無垠 具有無限之潛方 吾人從事探檢 無須金錢 不待特許 祇須具一付鐵的意志及少許光陰而已 在此唯一園地內 蘊有無量之可能性 果能努力探討 必有一日成爲現實 彼時始悟吾人今日所日常孳孳而作之塵勞鄙事 比諸在此條直達光明寶所之古路上用力邁進 其價值之相去 直無可比擬矣 但吾人在能旅行此園地及獲享其利益之先 必須預備一炬 以照破吾人今日眼前之黑幕 而此炬原爲吾人所本有 卽意識是 將此意識加以煅煉 如運動選手之煅煉其體格然 此種工夫或者可說是枯燥可厭 然意識若不煅煉 使受志願之統制 成爲一種有力的工具 則不能作爲禪定之用 而禪定實爲使吾人與「眞」接觸之唯一精神的運用 必由此而後可恍然于今日所處之形相的世界之實

在非真也

吾人作此旅行 幸有導師在前 在二千五百年前一個五月月圓之夜 釋迦世尊用此方法而成道 彼既成道 覺了宇宙之真相 卽轉而對一切衆生指點迷途 導其正路 直至今日 彼猶爲吾人之大導師 吾人應歸依于彼 遵行其教訓 至遵教之道 不在高聲讀經 不在模倣他人 而在自己努力 腳踏實地 精進懇切 力圖求得自心中之「眞」 所謂是心作佛是心卽佛是也』

(乙) 李瑪德森氏之論文

世界新聞社(十月一日稿)云 英文日本時報 載西人李瑪德森氏 (Mr. Matyson 何國人待攷) 一文 題曰「爲何西方需要佛教」 發揮佛教救世之道 頗爲透切 茲譯其大意如左

『余與佛教發生接觸 已有多年 最初所得關於佛教之印象 係得諸在

論說 介紹兩段歐洲人的佛教言論

一一

全世界各處皆有之佛教塑像及畫像 余信此等形象 實代表仁慈偉大光明智慧及力量 當時余尙未來至遠東 然思慕遠東之心 拳拳在抱 余嘗費許多時間 到博物院中考察佛教的美術 閱讀關於佛教的書籍 並參加佛教之演講 凡此皆引余達到真正之大道 旋乃獲得機會 第一次環遊世界 得以親到佛教發展之諸國研究佛教 余之宿願始償

然西方之人 並非個個有機緣可到佛教之發祥地 彼等欲研究佛教 大都祇能在歐洲或美洲爲之 而西方今日之需要佛教 但觀現時西方諸國莫不對於佛教感到積極的興味 尤其對於大乘佛教爲然 即可知之 自大戰發生 基督教義頓見衰落 許多人急欲求得一種真道 藉以光大彼等之心識 而時至今日 第二次大戰駸駸又將爆發 人心之傾向一種真正之大道 因此更爲迫切

在美國 倫敦 巴黎 柏林 及慕尼黑 現皆有接受佛教思想之團體

又有佛教徒之組織 每逢陰歷十五月圓之日 按期開會 討論佛教 繼以有興味的演說 各該團體皆發行月刊 記載東方諸國如印度中國日本等之佛教新聞 描寫其廟宇及聖地等 其在德國 俟目下政潮平靜之後 有若干佛教徒將重行努力 圖在柏林建造佛廟一所 宏揚大乘教義 英國方面佛教徒注意大乘者漸多 其所刊佛教雜誌 多廣載日本各宗之消息及言論 蓋在一八九三年詩家谷宗教大會席上 日本之鎌倉僧正 初次在西方演講佛教 解說禪宗之意義 始引起多人之研究 故西方佛徒 對於日本佛教有特別之關係

欲在西方宣揚大乘佛教 其道有二 一爲由東方派遣佛徒至西方宏傳 一爲由西方派遣佛徒至東方研究 前者頗爲困難 因派往西方之佛徒必須通外國語文 並須略知西方文化及哲學 佛教果爲何物乎 曰 凡能證到如佛之所證者 卽知一切有情之運命